

Samuel Beckett  
MOLLOY/MALONE  
MEURT/

L'INNOMMABLE  
Pierre Bayard  
QUI A TUÉ ROGER  
ACKROYD?

Gilles Deleuze et  
Félix Guattari  
KAFKA/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Jean Echenoz  
JE M'EN VAIS

Eric Laurent  
REMUE MÉNAGE  
Hélène Lenoir SON NOM  
D'AVANT

Laurent Mauvignier  
LOIN D'EUX  
Christian Oster MON  
GRAND APPARTEMENT

Robert Pinget  
QUELQU'UN/  
PASSACAILLE/  
SIEUR SONGE  
Tanguy Viel CINÉMA

让·艾什诺兹

# 我走了

余中先译

午夜文丛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午夜文丛 第二批

让·艾什诺兹：

我走了

克里斯蒂安·奥斯特等：

我的大公寓——新一代新小说作家作品选

洛朗·莫维涅尔等：

远离他们——新一代新小说作家作品选

皮埃尔·巴雅：

谁杀了罗杰·阿克洛伊德？

萨缪尔·贝克特：

莫洛瓦——贝克特小说选

罗贝尔·潘热：

帕萨卡里亚舞曲——潘热小说选

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

卡夫卡 哲学是什么？

我走了

## 午夜文丛

顾问: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 曾果伟

策划:陈侗鲁毅工作室

编辑:谢不周 唐 明

## 关于“午夜文丛”

午夜(Minuit,或译“子夜”),巴黎一家出版社的名字,熟悉它的读者,很快就能由此联想到法国的“新小说”运动,联想到一批古怪而又声名显赫的作家:萨缪尔·贝克特、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玛格丽特·杜拉斯。由于贝克特和西蒙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人们的心目中,长期出版他们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便成了文学创新的摇篮和成功的标志,或者是专门制造晦涩难懂之作的家庭作坊。

五十年来,这家只有十一个人的小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文学探索的浪花,它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是相当稳固的了,而它自身的历史却表现为对现存价值的怀疑和挑战。1941年,作家维尔高尔为了出版抵抗运动书籍,创建了午夜,他本人的成名之作《寂静的大海》就诞生在这家地下出版社。战后,维尔高尔将午夜移交给现任社长热罗姆·兰东,而此时出版社已面临财政危机。幸好,贝克特的出现让兰东感到振奋,他预感到这个在巴黎四处碰壁的爱尔兰人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又过了一些时候,同样不受欢迎的罗伯-格里耶在午夜出版了三部引起争议的作品后,成了它的文学部主任,于是“新小说”有了自己的召集人和宣讲者。如果说,那个时期是由于共同拒绝陈旧的现实主义而使出版商和作家们走到一起,从而奠定了午夜整齐划一的出版风格,那么,八十年代之后,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回潮当中,显然是兰东个人的勇气和鉴赏力保护了新一代才华出众的作家,才使得午夜像五十年代那样重新活跃起来。至于法国的知识界——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布尔迪厄、德斯康

贝等学术红人——,因为与新小说作家结为新思想的伙伴,将各个时期的重要篇章交给了午夜出版,构成了在文学出版之外的另一体系。其实,这种由书目产生的团体效应并不能代表午夜的全部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以“背叛”著称的热罗姆·兰东始终以介入的态度,为正义、为捍卫他人的权利而展开积极的斗争,以至于常常要面对出版物的被查封……

因此,在世纪之交,当湖南文艺出版社提议策划出版一套新颖而富有思想活力的西方当代作品时,我们选择了午夜出版社,选择了它的纯粹、持久,选择了它的罕见的内倾性。于是,在午夜出版社按照自己的标准继续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世界另一头的湖南文艺出版社,也正在冒着当年午夜那样的风险,不失时机地加入到了当代文学和思想作品的出版行列中。仅从作品种类来看,丛书的规模似乎已超过历年来午夜作品中文版的总数,因而可以说,中法两家出版社之间打破陈规的合作,本身已成为一项创举。我们相信,读者将通过这套丛书了解到,无论是早期“新小说”还是后期极少主义风格的“超新小说”,在拒绝平庸和反对因袭守旧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甚至,这些刻意求新的作品即便是处于当代文化的开放语境下,也并没有成为“人人想读的书”,这就是罗伯-格里耶所说的“新的文学”,它必定是“向少数人开放的”。当然,在话语权力日趋分散的情况下,所谓“少数人”并非指专门靠文学和写作生活的特定部分,而是泛指充满内在想象力和创造欲望的多数。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无论读者多少,无论是否与正在读的作品产生共鸣,阅读的快感从来都不是由轻轻松松的作品带来的,跨越作家们有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和空白地带,体验一场精神磨难,那才叫真正的满足。

陈 侗 鲁 毅

1999年3月5日于广州

让·艾什诺兹

# 我走了

余中先 译

(1992年龚古尔文学奖)

午夜文丛

湖南文艺出版社

**JEAN ECHENOZ**  
**JE M'EN VAIS**

---

© 199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1999 pour la traduction by Les Éditions d'art et de littérature du Hunan.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9 年法文版译出并获中文版独家出版授权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 合同登记号：图字 18-99-021

午夜文丛

**我走了**

让·艾什诺兹 著

余中先 译

责任编辑：谢不周 唐 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200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字数：132,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2344-7

1·1747 定价：11.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我走了，费雷说，我要离开你了。我把一切留给你，但我要出发了。由于苏姗娜的眼光朝地上迷散开去，毫无来由地落在一个电插座上，菲利克斯·费雷便把他的钥匙扔在门厅的托座上。然后，他系上大衣的扣子，出了门，同时轻轻地带上小楼房的门。

苏姗娜的车子停在外面，水汽蒙蒙的车窗静静地呆在后视镜底下，费雷没有瞧一眼汽车，就朝六百米之外克林廷—塞尔通地铁站走去。一月份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九点，地铁车厢中空荡荡的。里头只有十来个孤独的人，费雷在二十五分钟之前似乎就变成了他们的一员。平时，要是能在车厢中找到一个面对面都空的正座，他肯定会很开心，这就像是为他独自留的包厢，这是他在地铁中最喜爱的形象。今天晚上，他甚至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刚刚跟苏姗娜演的那出分手戏，现在他有点儿心不在焉，但却不像预料的那样忧心忡忡。早就预见到了一种更剧烈的反应，混杂着威胁与辱骂的叫喊，他轻松了下来但又因这同一种轻松而气恼。

他把装着洗刷用具和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放在脚边，一开始，他定定地看着前方，机械地辨认着关于路面材料、房地产杂志的广告牌。后来，在沃日拉站和志愿者站之间，费雷打开了他的小箱子，取出一份波斯传统艺术品拍卖目录来，随手翻

着，一直翻到玛德莱娜站他下车。

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比地铁更空的大街上，由电线和灯泡结成的灯彩早已不亮，星星熄灭。豪华商店装饰一新的橱窗在提醒不在场的过客，年终的喜庆已成尾声。独自裹在大衣中的费雷绕过教堂，走向连拱廊街偶数门牌号那一侧。

为寻找楼房大门的进门密码，他的双手在大衣底下挤出一条道路：左手伸到衬里口袋中掏记事本，右手探到前胸口袋中挖眼镜。随后，他穿过门廊，不理睬电梯，坚定地攻向一道佣仆用的楼梯。他爬上六楼，喘得不像我以为的那般厉害，停在一道胡乱漆成砖红色的门前，门挺子证明了至少两次撬锁的企图。这道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照片，四角全都翘起来，再现着玛努埃尔·门托刘没有生气的躯体，这个先当助手后升为正手的前斗牛士，后来在1992年5月1日被一头叫库巴刺斯托的畜生像打开一本书那样打开了心脏；费雷在这张照片上敲了两下。

等门期间，他右手的手指甲轻微地抠入了他左小臂的内侧表皮，就在手腕上一点的地方，那里，在白色的皮肤下，交叉着许多筋腱和蓝色的血管。然后，出现了一个叫萝兰丝的年轻女子，长长的褐色头发，年龄不超过三十，个头不矮于一米七五，她微笑着给他开了门，又一言不发地在他们身后把门带上。而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费雷又出门去了他的工作室。

六个月后，同样是十点左右，同一个菲利克斯·费雷在鲁瓦西-夏尔-戴高乐机场二号候机楼前走下一辆出租车，头顶着六月份天真的阳光下，还有西北方向的薄薄云彩。由于费雷赶得太早了，他那趟航班还没有开始登录：在短短的三刻钟时间里，这人不得不推着装有一个帆布旅行袋、一个背包，还有他那件在这夏季显得实在太厚的大衣的小车，在大厅中转悠。等他喝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些一次性纸巾和阿司匹林后，他就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等一会儿。

他实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一个机场并不是自在的存在。这只是一个来往过渡的地方，一张筛子，一片平原中央的一个脆弱的面，一个缠绕有跑道的平台，里头跳跃着气息中喷出煤油味的兔子，一个转盘，风侵袭进来，驱赶着各种各样的有着无数来源的微粒——所有沙漠的沙粒，所有江河的片状金和云母片，火山灰或辐射尘，花粉或病毒，香烟灰或稻米粉。找到一个宁静的角落实在不很容易，但费雷还是在候机楼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宗教礼拜中心，在那里的扶手椅上可以安静地呆着，不去想什么大事情。他在那里打发掉了一些时间，然后去托运了行李，在免税商店区溜达，他没有买任何的烈性酒，也没有买香烟和香水，什么都没有买。他不是去度假的。根本没有必要加重负担。

快到十三点时，他登上一架 DC-10 型飞机，机舱中的背景音乐伴随他一直到他的座位，音乐的音量调到了最低，好让旅客静心。费雷叠起他的大衣，连同旅行袋一起塞进行李柜，随后安坐在分给他的紧靠着一个舷窗的狭小平米中，他动手整理它：扣上安全带，把报刊杂志放到面前，眼镜和安眠药放到手边。很幸运，旁边那个座位空着，这样他就可以把它用作自己的加座。

随后，老是那个样子，耐心地等，含含糊糊的耳朵听到支支吾吾的录音通告，迷迷茫茫的眼睛跟踪安全操作演示。飞机终于动起来了，开始还不可觉察，接着动得越来越快，起飞驶向西北方向，朝着那里的云层。后来，在云层之间，费雷将从窗玻璃中望出去，分辨出一片海洋，中间装点着一个他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岛，随后，将是一片陆地，陆地中央，这一次是一个湖泊，他将不知道湖的名字。他打起了瞌睡，他迷迷糊糊看着一片银幕上电影的片头字幕，他实在难以看完，空姐们的来来往往让他分心，她们或许不再是她们曾是的那样，他孤独极了。

在一个经受着二百个大气压的座舱中，人们确实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这一迫不得已的孤独，他想道，也许是个好机会，让他去总结生活，去反思产生出生命的那些事物的意义。他尝试了一会儿，他稍稍强迫自己，但面对着由此而来的不连贯的内心独白，他坚持不了太久，于是，他放弃了，他蜷缩成一团，脑袋麻木起来，他真想好好睡一觉，他向空姐要了一杯喝的，因为喝了将睡得更香，然后，他又要了一杯，好吞下安眠药片：他睡了。

在蒙特利尔，下了 DC-10 飞机，机场的雇员们似乎不很正常地分散在一片比其他地方都更广阔的蓝天之下，然后，灵提牌客车比其他的客车更长，但是，高速公路的大小是正常

的。到了魁北克市后，费雷叫了一辆苏巴鲁牌出租车去港口，海船区，11 号码头。出租车最后停在港口的一块牌子前，牌子上用粉笔写着目的地：北极，两个小时后，破冰船 NGCC 醋栗号就起航驶向了北极地带。

五年来，直到一月份的那个晚上，菲利克斯·费雷离开位于巴黎南郊依西镇的小楼房为止，除了星期天，每一天他都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七点三十分起床，十分钟上厕所，伴随无论什么印刷品，从美学论文一直到卑贱的广告单，然后为苏姗娜和他自己准备早餐，特别注意维他命和无机盐的科学配备。这时候，他一边听新闻广播，一边做二十分钟的健身体操。这一切之后，他叫苏姗娜起床，给房屋通风。

接下来，费雷就在卫生间刷牙，直刷得牙龈出血，却从来不照镜子看，同时开着水龙头让市政公司的十升凉水白白流走。丝毫不改程序地洗脸，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丝毫不改程序地刮胡子，先右脸，再左脸，先下巴，再下唇，再上唇，最后脖子。当费雷一成不变地按照这一程序操作时，他每天早上却都在问自己如何摆脱这种仪式，这一问题甚至已经深入到了仪式本身之中。从来就没能够解决它，九点钟，他出门去他的工作室。

他所说的工作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作室了。费雷自称为艺术家和自认为雕塑家的时候，那还马马虎虎算得上是个工作室，自从他改行从事起别人艺术品的买卖后，现在只有画廊的后房还被他用作工作室。它位于第九区的一栋小公寓楼的底层，在一条小街上，没有任何有利因素能促使人在这里开一家

画廊：贸易批发业活跃的动脉，对街区而言未免有些大众化了。画廊的正对面是一个基建工地，工程刚刚起步：眼下正在挖着深深的地基。费雷到画廊后，给自己沏咖啡，消化两杯艾菲拉尔根，打开信件，扔掉主要部分，碰一下拖延了的文件，勇敢地与抽第一支烟的念头搏斗着，耐心地等到十点钟。然后，他开画廊的门打几个电话。大约在十二点十分，他又打电话，他找人出去一起吃饭：他总能找到人。

从十五点起整整一个下午，费雷照应着画廊的日常业务直到十九点，这时，他给苏姗娜打电话，用一成不变的词语对她说，你要是饿了就先吃，不用等我。她总是等着他，二十二点三十分，费雷和她上床睡觉，差不多隔一天就要吵一次嘴，然后在二十三点熄灯。整整五年期间，是的，事情都是如此发生着，直到一月三日突然起了变化。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起了变化：例如，在萝兰丝那狭窄的卫生间中，费雷依然如旧地从左到右，从下到上地洗脸，只是卫生间空间太小，他不得不委曲求全，当然心中不无一丝淡淡的失望。但是他不会在她家里住很长时间，这几天里，他就要搬到工作室里来住了。

这个工作室总是缺吸尘器吸那么几下，显得像一个单身汉的洞穴，一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逃犯的躲藏处，一份被继承人紧攥在手头的空头遗赠。五件家具提供了最低程度的舒适，还有一个小保险箱，费雷很久以来就忘记了开箱的暗码，一米宽三米长的厨房中放着一个油迹斑斑的烤炉，一个空空的冰箱，里头只有两个几乎枯萎了的蔬菜，搁架上放着一些过了食用期的罐头。由于冰箱很少使用，冷冻室里结起了一座自然的冰山，当这冰山变成了大浮冰时，费雷每年都要用一把电吹风和一把切面包刀来除霜。水锈、硝石和化脓一般的石灰占领了阴暗不定的水房，但是，一个壁柜中藏着六件深色西服、一长列白色的衬衫，以及一整套领带。这是因为，当费雷照应他的画

廊时，把穿戴得无可挑剔当作自己必守的一条规矩：衣着讲究甚至刻板，像政客或银行经理那样。

在用作起居室的那一间里，除了两张海德堡和蒙伯利埃画展的海报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下画廊经营者往昔艺术活动的一点点影子。当然，还要除了两大块大理石，不甚雅致，经过了雕琢，用作矮桌子或电视座，在它们深深的内部，始终为它们自己保留着那一天从它们的腑脏中脱胎出来的形式。这本来可以是一个头像，一个水泉，一个裸体，但费雷没有完成就擱在那里了。



眼下，这是一艘长一百米、宽二十米的破冰船：八个成对安装的发动机，13600 马力，最高时速可达 16.20 海里，船体吃水 7.16 米。费雷被安顿在他的舱室中：家具都固定在壁板上，脚踩开关的水龙头不出水，电视接收器由螺丝拧紧在单人卧铺的延长体上，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本圣经。外加一个小小的奇怪的通风器，因为暖气来自内壁，制造着一种在所有的北极装备上都一样的三十度左右的炎热，无论它们是军舰，拖拉机的驾驶室或者房屋。费雷将他的物品分散放在壁柜里，把一本论述英纽特人雕塑的著作，放在卧铺旁伸手可及的地方。

五十个男人构成了醋栗号的海员队伍，外加三个费雷一下子就分得清清楚楚的女人：一个年轻的花枝招展的小巧女人是管缆绳的，爱咬手指甲的那个是管账目的，还有一个体质十分理想的护士，略施淡妆，皮肤恰到好处地晒成了古铜色，工作服大褂底下穿得很少，她同时还管图书室和录像资料，名字叫若丝琳。费雷因为很快就养成习惯去她那里借书借录像，没有几天他就了解得一清二楚，若丝琳每到晚上，就去找一个留着车把小胡子、方下巴、纺锤鼻的无线电报务员。这方面想得似乎没什么希望，但我们走着瞧吧，我们走着瞧，我们还早着呢。

第一天，在甲板上，费雷认识了船上的头头。船长像个演